

# 檳榔姑娘



3274

19073

820(32)  
3274

# 檳 榔 姑 娘

越南南方三級解放軍功獎章獲得者、越南南方  
解放軍女英雄謝氏嬌(即十里)的战斗事迹。

〔越南〕潘氏如冰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PHAN THỊ NHƯ BĂNG  
NGƯỜI CON GÁI BẾN-TRE  
VĂN NGHỆ GIẢI PHÓNG  
1965

擠 樹 姑 娘

书号 1877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号)

字 数 41,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frac{7}{8}$  插 頁 2

1965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5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定 价 (3) 0.29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封面画：张守义

统一书号：10020·1877

定 价： 0.20 元

1

阿里插完手里的那束稻秧，一连打了好几个呵欠。她拉下头上的围巾擦了擦脸，俯身又拿起一束稻秧继续往地里插。这时候，她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阿里把稻秧放回原处，走到田埂边坐下歇息。她一手拿着笠子轻轻地搨风，一手拿着围巾揩汗，感到浑身疲惫不堪。

一阵轻柔的南风吹过来，凉飕飕的，阿里深深吸了一口气。她本想稍微歇息一下，接着插完剩下的这块地的稻秧，但是一双眼皮却低垂下来，好象压着两块大石头似的。阿里竭力想睁大眼睛，却怎么也做不到。她弯身合着双手从田里掬起一把水洗了洗脸。清凉的水使她醒了过来，感到神情舒畅。她不断往脸上泼水，顺手撩开纷披在额前的几根头发……

今天的天气不算太热，微风轻拂，不一会儿阿里又打起呵欠来了。睡魔仍然纠缠着她。她环顾四周，找不到一个有树荫的地方，蓦地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稻秧垛成两大堆，中间留出一块空间，上面盖一顶笠子。望着垛得整整齐齐的两堆稻秧，阿里不禁微笑起来，低头钻进去躺下。这样，就是有人从这儿经过，也不会发现她。

昨晚，阿里到清晨三点钟才回家。爹娘和弟弟睡得很甜，她轻轻地扒开茅墙钻进房子里，刚合上眼鸡就报晓了。阿里虽然睡意正浓，但想到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她腾地坐起来，梳理完毕，赶紧去做早饭。

她一边做飯，一边收拾厨房和打扫院子。她輕手輕脚地做这一切，生怕吵醒熟睡的爹娘。煮好了飯，她只馬馬虎虎地吃了几口，了了一件事，便仓卒地拿起围巾和笠子下地，想赶在耕种期間插完稻秧。

阿里并不是只有今天才这样劳碌。几个月以来，自从各地人民起来开展斗争之后，她总是不分昼夜地忙碌；做完革命工作，还有一大堆家务事和庄稼活等着她去做。

阿里一方面担任乡里的交通联络员，同时还在她自己居住的安丰村里做工作。什么时候工作需要，她就什么时候去，不分日夜。她常把家务事留到夜里，等外面的工作完了再回家做，有时候她做着做着就打起瞌睡来。阿里想要争取她爹娘准许她出去做工作，就必须把家务事料理好。她常常披着月光下地耕种，单独一个人在那广阔无边的田野间干活，不时传来一声声在夜间寻食的鸟儿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她心里虽然十分害怕，还是尽量使自己沉着镇静。爹娘看见阿里日夜操劳，也觉得心疼；可是又不免责骂她，怪她不該经常离开家。

斗争运动开始以后，一些恶棍相继受到惩治。阿里每天监视村子里的这些家伙，向干部汇报他們的情况。夜里，她也跟着干部到这些家伙的家里去检查。她照样穿了西式长裤和衬衫，把头发梳起来戴上帽子，肩上扛着一杆漆成黑色的木枪，乍一看誰都以为这是一位身材瘦小的小伙子。有些男同志还拍着她的肩膀跟她說話，使她羞得脸上通红。同志们贴标语、发传单，阿里也都跟着去。哪一天晚上敲梆擂鼓示威游行，要求伪政权履行日内瓦协议，停止迫害和屠杀人民，反对抓兵……阿里都要参加。阿里经常要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到家，夜夜如此……

今天，她刚往那凉爽、松软的稻秧上一躺，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也不知道了。不大一会儿，阿里的爹到地里叫了老半天，不见她应声，他来回四处张望寻找。走到稻秧垛子旁边，才看见阿里睡得正香，一条带格子的围巾搭在她的脸上。他摇摇头，望了一会儿女儿，把她摇醒。

“起来，起来！回家睡去！太阳这样毒还能睡得着！大姑娘家的，到处乱睡，不怕人家笑话吗？”

睡得正香的阿里被惊醒，立刻坐起来，用围巾揉揉眼睛。看见爹站在跟前，她急忙解释道：

“我只想躺一会儿，想不到睡着了。”

回到家里，阿里又被娘骂了一顿：

“你是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夜里总在外面跑？你已经有几个哥哥在外面参加工作，这就够了。我和你爹年老体衰，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那就难办了！”

阿里分辩说：

“不，我没做什么事啊！”

“没做什么事，可是总看不见你在家。只要伪军一来，你就无影无踪了。每夜都不知你到哪儿去！”

阿里向娘辩解说：

“伪军到村子里来，我就要去告诉叔叔们，好让他们早早躲开。夜里叔叔们托我放哨，掩护他们的行动。我们家就住在这里，我熟悉这里的道路。难道叔叔们请我们帮点忙，还能不答应，不给他们带路吗？”

她爹看了她一会儿，说：

“不是我和你娘不愿意让你出去和弟兄们一起工作，而是情况不利，匪徒们正在猖狂地迫害和搜捕。你年纪还小，不懂事，万一不幸被捕，你就会把同志们都招供出来，使组织遭到

破坏，危害革命。我們还不如老老实实，好好地干活，在物质上給革命一些捐献，总比出去参加活动，还没有作出什么成績，先給革命带来损失要好得多！”

“爹娘不要替我担心，如果我被捕了，我宁願死，也絕不会招出任何人！”

阿里的娘表示怀疑：

“你又不是沒有见过，有些人曾經工作过十几年，还是受不了匪徒們的毒打，到后来乱招供一通，何况你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只要匪徒們給你一記耳光，你就会招出七八个人来！”

“那都是一些叛徒，算什么？要是我，坚决不会說！”

阿里看見爹娘还不相信，心里很委屈：

“你們真是气人！匪徒們要是能逮到我，試試看我怎么样！”

爹娘怎样也打消不了阿里参加革命工作的心願。她过去从来也沒有违背过年迈的爹娘的教导；她的爹娘已經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了，他們为人十分善良，一向受到邻居亲友們的敬爱。

阿里小的时候，爹娘家里很穷，子女又多，只好租人家的土地耕种。平日还得向地主家借粮，一頓干一頓稀的勉强度日。每造的收成，连繳地主的本息都不够，总是受他們极共恶毒的呵斥。她全家永远也忘不了这样一件事：一次給一个恶霸地主繳还稻谷，还缺五桶息谷，她爹提出在下一季补繳，可是地主說什么也不答应。这个地主为了羞辱她爹，叫老人家坐在桶子里，让他摇晃，每摇晃一次，可以减去一桶息谷；摇晃过五次就免付那五桶息谷了……

阿里一家人不知忍受了多少耻辱，积聚了多少怨恨。七个兄弟姐妹中，四个哥哥自小不得不寄人籬下，留下五姐在家



帮助爹娘干点庄稼活，只有阿里和一个小弟弟什么也干不了。他们过着这样缺衣少食的生活，始终摆脱不了贫困。阿里的几兄弟都不能上学念书，她九岁时才进学校念了不到一年书，刚刚学会读和写又辍学了。

八月革命成功，接着又爆发了抗战。在抗战期间，阿里的家庭分到了土地，一家人的生活才一天比一天宽裕起来。她的几个哥哥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有的参军，有的就在本乡做工作。那时候阿里家里不断有干部来来往往。这是他们最快乐的年月。

但过了不多久，和平恢复<sup>①</sup>了，六哥和九哥集结到越南北方，四哥、五姐和八哥自己都成了家。家里只剩下爹娘和最小的弟弟，变得很冷清。虽然是和平的日子，周围的空气真令人窒闷。严刑拷打、奸淫掳掠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和平了，可是乡亲们还在流血；和平了，可是乡亲们的丈夫和子弟还依旧被抓去当兵；和平了，可是人民却一分钟——哪怕仅是一分钟——也没有尝到过所谓和平的滋味。抗战期间，恶霸分子曾经暂时缩回了爪牙，如今这些家伙又卷土重来，在乡村里作威作福……悲伤，耻辱，各种各样的痛苦全都落在那些贫穷而朴实的农民头上。

阿里的爹娘日益衰老。她注意到在爹娘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常常出现沉思和忧虑的神情。

现在阿里长大成年了，她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她非常疼爱爹娘，不愿意爹娘为她担忧或为生活操心。家里的一切活儿，不论大小，她全都照管。想起自己小时候因为贫穷只上了不到一年学，阿里现在尽量省吃俭用，设法供最小的弟弟上

<sup>①</sup> 越南人民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进行了九年的抗法战斗，终于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法国侵略军队，国内恢复和平。

学念书。

眼看家里零落的景象，阿里的爹娘常常提起她那集結到北方去的两个哥哥。阿里說：

“要想我們全家人获得团圓，我的两个哥哥早日回来，就必须赶走这帮匪徒。我跟叔叔、弟兄們出去做工作，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請爹娘不要責怪我！”

这个道理阿里的爹娘也知道，但老人家总是为此感到焦虑不安。

阿里依然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一九六〇年四月，她被吸收为人民革命青年团团员，那时她已經二十二岁了。革命处在最困难的时期。阿里是安丰村第一个被吸收入团的女团员。当时安丰村团支部書記阿勒来找阿里談关于入团的事情，她很是不安，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因为她听说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做一个团员应该是一个才干很强的人。她觉得自己还够不上，就向阿勒建議，等她努力做好工作、学会本領以后再入团。阿勒不得不花了好几天的功夫来向她解释。

举行入团仪式那天，站在鮮紅而庄严的党旗面前，阿里感到自己太渺小了；她渾身热呼呼的，心激烈地跳动着。阿里激动极了，不知道說什么好，她保证尽力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完成团的工作，如果不幸被捕，她将保持坚貞的气节。

不过短短两年時間，阿里感到自己成熟多了。每当她回想起来，总不免要为当年的幼稚无知发笑……

那时候，乡里处在敌人白色恐怖的重压下，几位干部叔叔，有的暂时轉移到他乡，有的躲进秘密地洞里。阿里的爹娘也照顾着两个干部，每天娘偷偷地給他們送飯。阿里要求跟

娘同去，娘不让她去，說：

“你是一个女孩子……让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只管把家务事料理好。”

娘还嘱咐阿里不要打听这些事。

不时有几个叔叔来同住在阿里家的两个叔叔一起开会。他们不知谈的什么事，看来十分重要。有时他们正在交头接耳地商量什么，看见阿里进来，立即停止谈话，好象侦察似的望着她。阿里对这很有意见。为什么这些叔叔老瞞着她，甚至有时躲开不让她见到呢？阿里问娘，娘說这几位叔叔所做的事，就象她几个哥哥在过去九年中所做的一样。娘还一再嘱咐阿里不要过问这些事情。

这些是什么事情？阿里不太清楚。但她记得那过去的九年，她曾经看见有些大约十八、九岁的姐姐，也跟着弟兄和叔叔们做工作。这些姐姐们还到阿里家里来过，跟她六哥一起学射击、扔手榴弹和练武术呢。阿里当时还只有九岁或十岁，看见枪支和手榴弹有些害怕，可是她却又打心里喜欢，常站在旁边看这些姐姐们锻炼。有一次阿里向姐姐们說：

“我长大了也要象你们一样，学开枪、扔手榴弹和练武术。”

姐姐们問：

“学了干什么？”

“学了好打呀，我要开枪打那些偷我们鸡的恶棍兵痞。”

这些姐姐摸着阿里的头笑了，她们說：

“等你长得象姐姐们这样大，恶棍兵痞都完蛋了，还打什么呀？”

现在阿里已经长得跟那时候的姐姐们一般大了，而那些恶棍匪徒还在。为什么她就不能也象姐姐们那样做呢？

她的两个哥哥前往北方集结的时候，阿里已经十六岁了。

她看見那种熱鬧的景象，也要求跟着去。娘不答應，說她還是一個毛孩子，哪能到那里去？臨行前，六哥囑咐阿里要聽爹娘的話，代替哥哥們料理家務。兩位哥哥還要她小心，別上那些惡棍匪徒和流氓分子的當，要象哥哥們那樣去做。

象哥哥們那樣去做，那是做什麼？當時阿里也不太清楚。至於六哥向阿里說的那些流氓分子，她倒是知道的。那就是常闖進村來拷打、逮捕老百姓，看見什麼就搶什麼的一伙兵痞和惡棍。看見這批傢伙，姐妹們都忙不迭地躲開。搜捕我們幹部叔叔的，不正是這些傢伙嗎？阿里恨透了這幫傢伙，肯定不會上他們的當。

阿里的兩個哥哥離家不久，慶盛新鄉的偽軍就平白無故地打死了一位農民伯伯。慶盛新、多福會、城泰等鄉和阿里的家鄉安盛的人民群眾紛紛舉行人數眾多的示威遊行，要求偽政權尊重日內瓦協議，撫卹死難的農民伯伯的家庭……示威遊行的人群行列長達兩公里半，還沒有包括三三兩兩小股的人群在內。他們敲梆擂鼓，抬著那個農民伯伯的屍體前進。

那一天，阿里和她最小的弟弟，以及幾個年齡相仿的同伴正在放牛。阿里帶領這些伙伴，跟着遊行示威的人群走去，把牛群留在田野里。他們七個人走在大鼓邊，輪流擂鼓，同鄉親們一起高呼口號，嗓子都喊啞了。偽軍趕來，阿里和同伴們被這些傢伙拳打腳踢，全給拉上車押到莫巧去。他們說：

“你們這些毛孩子，連鼻涕還沒有擦乾，居然也參加什麼遊行！全都關起來，越共小鬼！”

阿里他們大哭大鬧，要這些傢伙放他們回家去。偽軍把他們幾個人同鄉親們一起關在一個姓丁的議員家里。在這里，阿里和同伴們不停地哭叫，要求放他們回去找牛群。阿里對一個哨兵說：他們正在放牛，不料遭到這些偽軍毒打，還把

他們帶到这里來關押。哨兵听她讲得很有道理，便把他們釋放了。

回家后，阿里姐弟倆被大罵一頓，还好沒有挨打。怎么能叫阿里不痛恨匪徒呢？特别是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三个高大的伪軍强奸了一个刚滿十二岁的女孩子，論輩分还是阿里的侄女。她的衣衫被撕得粉碎，昏迷地躺在血泊里，而这三个兽兵却在野蛮地狞笑。另外，三姐也遭到了同样的不幸：她丈夫在外地謀生，四个伪軍闖进她家輪奸了她。她几次爬到水沟里躲起来，还是被这些家伙找到了，把她拉上来凌辱，直到她晕了过去，他們才放手。临走的时候，这些家伙把她丢到水沟里，并說：

“你剛才不是想到水沟里去嗎？现在就让你下去吧！”

乡亲们把三姐抬回屋子里搶救。就这样，阿里的侄女和三姐直到現在身上还帶着病：走起来搖搖晃晃，脸色象叶子那么青，死不得活不得。阿里每次看見她那可爱的侄女，就哽咽不能成声。她皺紧了眉头，咬牙切齿，恨不得把这些恶棍全部打死……

阿里想象当年的哥哥姐姐們那样做，但是怎样去做呢？这些叔叔們总是瞞着她和躲开她……真是叫人心煩！也許这些叔叔不信任她？阿里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問題。这些叔叔不如直截了当地明說，倒还好受些，老是这样怎么受得了？她感到十分委屈。有一次，她賭气說：

“叔叔們老是瞞着我，什么事情也不让我做，那么匪徒們来我也不通报了！”

娘責备她說：

“你可別这样瞎說！”

“誰叫叔叔們老瞞着我呢！”

話虽这样說，其实每次匪徒們来的时候，阿里还是照常跑回来报告叔叔，而且說得很詳細：匪徒們来了几个人，哪几个是恶棍分子，带着多少枪支……

阿里非常敬爱这些干部叔叔。叔叔們太苦了，他們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病，面黄肌瘦，眼窝深凹。她出去給人家代耕，积攒了几个錢，便給叔叔們多添一些菜。她有时給这位叔叔买条毛巾，有时又給那位叔叔縫一条短褲。逐渐地叔叔們也不再躲开她，跟她比較接近一些，还用亲切的眼光来看她，然而仍旧不让阿里知道他們商量的是什么事。

一九五八年，乡里的干部大量被捕，許多組織被破获，照顾干部的家庭也遭到迫害。阿里家里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她的爹娘繼續照顾着两位干部叔叔。阿里不断要求叔叔們把工作交給她做，他們总是不肯。她委屈地說：

“叔叔們为什么不相信我？要怀疑我是越奸或暗探，你們也明說啊。哪怕你們把我打死，随便怎样处理，我都心甘情愿；而你們老瞞着我，什么事情都不让我做，我实在受不了！”

叔叔們望了阿里一会儿，說：

“并不是叔叔們信不过你，对你有什么怀疑……”

阿里高兴极了：

“叔叔們对我沒有怀疑，那为什么老是瞞着我，不让我跟你們做事呢？”

“你想跟叔叔們做事，那是不行的。这太危險了，不是鬧着玩的，等你长大些再說吧。”

阿里央告說：

“还要再长多大？我已經二十了。在九年抗战里，不也有过象我現在这么大的姐姐們嗎？她們能做得了，我也能做。叔叔們让我去做吧！”

叔叔們對她解釋：

“你不了解叔叔們的意思。目前的形勢困難得很，你沒看見，敵人在加緊迫害，到處亂抓人？你跟叔叔們一塊去做工作，要是隱蔽不好，落到匪徒們手里，要被打死的。”

阿里保證說：

“我盡量保守秘密，不讓那些傢伙發現，把我抓去。”

“萬一你被捕了，遭到匪徒們毒打，你招供不招供？”

阿里有點不明白，問：

“供出誰呀？供些什麼事？”

“供出叔叔們來。”

阿里直搖頭，斬釘截鐵地說：

“不，我決不會招供。招供出叔叔們來，把叔叔們抓去，還有誰做工作呢！”

看到阿里老是这样央求，叔叔們答應找些工作給她做。阿里高興得不得了，可是她又擔心自己是不是担当得了叔叔們交付的工作。

一天，叔叔們問阿里道：

“你想做些什麼工作？”

“叔叔們讓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願意做革命工作嗎？”

聽說做革命工作，阿里連忙搖搖頭說：

“我哪兒能做得了革命工作。這可難得很哪！叔叔們看我適合做什麼工作，叫我做就行了。”

叔叔們望着阿里笑了起來：

“你死纏着要叔叔們把工作交給你去做，現在我們問你願意不願意做革命工作，你又不願意。你說，叔叔們該交給你去做什麼工作呢？”

阿里快快地說：

“我不知道。叔叔們叫我做什么工作都成，只要不是把革命工作交給我！”

“那么現在让你去做交通聯絡工作好嗎？叔叔們什麼時候有信要送出去，你就把信帶走；叔叔們什麼時候要見誰，你也就去……这样的事你做得了嗎？”

阿里兴冲冲地說：

“我不会做交通聯絡工作，要是叔叔們叫我送送信或者找找人，这我能办到。叔叔們就交給我做这些工作吧，至于什么交通聯絡工作，我可做不了。”

听阿里这样說，叔叔們大笑起来。阿里不明白叔叔們为什么要笑。

从此，阿里高高兴兴地去做叔叔們交給她的工作。按照叔叔們的囑咐，她做起事来分毫不差。另外，叔叔們在屋子里开会的时候，她还担任放哨。阿里立意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将来再要求叔叔們让她去做革命工作，当一个交通聯絡員……

經過叔叔們的讲解和說明，阿里才逐渐懂得，她一直在做的原来就是革命工作，就是一个交通聯絡員的工作。

开始时，阿里只是在本村做交通聯絡工作，后来叔叔們又交給她做其他許多乡之間的交通聯絡工作。

看着阿里既热心又积极，叔叔們指定她做安丰村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底，敌人在距阿里家仅三百米的地方修建机場。敌军第七师派了一連士兵駐紮到这个村子里。这些家伙刚一来就欺压人民，无恶不作。匪徒們用带刺的铁絲网围住这个地区，修建机場，乡亲们不少田园就这样被霸占，毫无商量的余地。他們开着推土机夷平了田地，正在抽穗的稻秧被連根刨了起来，滿地狼藉。同胞們曾經在这些土地上洒下了多



少汗珠和泪水，仅在刹那间就化为乌有。乡亲们申诉、哭鬧、一再提出要求，这些匪徒只是置之不理。阿里很焦急，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懂得敌人在这里修建机场，乡亲们生活将更加困苦，更不容易度日。况且，在敌人严密的控制下，这些干部叔叔和兄弟们膳宿都成问题，怎么进行工作呢？阿里去请示支部的叔叔们，他们要她回去发动乡亲们起来斗争。她说：

“在这里要是谈到斗争，乡亲们很胆小，怕遭到敌人逮捕和迫害。我年纪小，发动那些年老的农民伯伯比较困难。我什么也不会说。”

叔叔们鼓励她：

“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用扯得太远，也不用长篇大论。你只要谈谈敌人来修建机场后，你自己和乡亲们遭受的痛苦就行了。”

阿里回去串连一些青年和几个农民伯伯写申诉书，要求伪政权交还土地，让他们耕种，或者赔偿金钱，在别处另买土地。伪军们听了觉得有道理，答应把申诉书上转莫巧县城或檳榔省城。

阿里把结果告诉乡亲们，并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写更多的申诉书，向伪政权申诉，逼他们早日给我们解决。”

遇到那些害怕受迫害的家庭，阿里就向他们解释：

“我们所有的乡亲都这样做，难道伪政权还能把我们大家都逮捕了？我们不过是写写申诉书，要求发还我们的土地，又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他们怎么能随便逮捕。”

阿里还到那些也被夺去土地的伪军家属家里做工作，她说：“姑姑、伯伯们，你们的子弟去给政府当兵，政府还要占用你们的地修建机场。本来政府就应该照顾上兵的家庭才对